

在校園生活中，我總認為程老師是一個模樣的。直至那一次，我看見了他與平日不同的一面，令我更加敬佩他。

上課鈴聲剛響起，一位身穿碎花連身裙、一手捧着幾本厚厚的書的老師便踏入了我班課室，這位老師便是我們班的中文老師。初次遇見程老師是在中學三年級開學之際，同學們對於這位將任教中文的程老師很是好奇，據說她是這所學校年資最久的老師，在這間學校已任教將近三十年，而她的教學資質亦是數一數二的。她大多是教導高中的師哥師姐們，因此我們這群踏入中三的「馬鈴薯」平時並不會遇到那樣的大人物。

當上課鐘聲響起，只見一位身穿米白色連身裙的老師走進我們班的課室，她便是程老師，她說起話來不急不徐，語氣柔和，但每句話都擲地有聲，清晰利落，有種柔中帶剛的力量。而她自身，亦帶着一種書卷氣，並非是滿口之乎者也、詩詞歌賦，而是每句話都是畢生所學的精華，敲擊在人的心裡，充滿沉實、厚重的力量。她的臉上總是掛着微笑，如含苞待放的蓮花。直到現在，她的課堂永遠都是我最認真的一小時。

現在我們已升上中四，在她的教導下，我們從討厭中文，變成熱愛，熱愛中文課上對每篇文章的「解剖」過程，熱愛古詩詞中蘊含的意義，熱愛中文課上老師帶我們開啟一道道文化大門的路程，一路上披荊斬棘，拖上迷途「同路人」的手。兩年來，程老師孜孜不倦的教導、溫柔細心的灌溉，讓我們萌芽生長。

若說我們是一棵棵幼苗，那麼程老師便是「潤物細無聲」的水，她溫潤、寬容、細纖，讓幼苗頂着露珠生長。太陽越是猛烈，她便愈加勤奮地傾注。

我們一直以為她只是雨水，直至那一次……

黃昏的太陽在山間露出額頭，熱烈地照耀着大地，我拖着長長的影子垂頭喪氣地向前走着，手中提着的袋子中裝着幾本鋼琴本，腦袋裡滿是鋼琴優美的旋律，只不過這彈得一手好琴的不是我，是鋼琴班中的一名女學童，僅僅七歲的她，卻已經可以流暢地彈奏演奏級的貝多芬《月光》，而整整比她大八歲的我還在孜孜不倦練習的樂譜，對她來說不過如《瑪麗隻小綿羊》般，簡單得閉上眼便能彈奏得行雲流水。想到這裡，我不禁默認了自己的失敗，前方的路也一片模糊。我失

神地向前走着，一陣音樂聲傳入了我的耳畔，我抬起頭，只見在被熱焰照得通紅的舞台上，幾個街頭表演者各自演奏着不同的樂器，長笛、鋼琴、大提琴和豎琴合奏着「千與千尋」電影的主題曲——《與你同在》，陽光灑在每位演奏者的臉上。我看着鋼琴上那雙跳躍的手，像是舞者手上揮舞的緞帶，演奏者的頭髮灰灰白白，一身飄逸的連身裙——我驚覺那是程老師，我呆在原地，音樂隨之變得澎湃起來，程老師的眼神中持續閃現着我從沒看過的熱情和嚮往……

音樂緩緩降幕，台下一片激昂的掌聲響起，程老師站起來，望向台下，彷彿是在人群中看見了我閃閃發亮的眼睛，向人群禮貌地鞠躬後便走向我。看到程老師精彩的表演，我將悲傷拋諸腦後，踏着歡快的腳步走向程老師。程老師用與平日不同的高昂聲線揮手說：「丹妮！我剛剛的表現還可以嗎？」我回應道：「棒極了！」程老師臉上掛着大大笑容，與平日中文課上的笑容不同，這笑容如烈火般熱情，她興奮地說：「班上的每位同學都有其獨特的才華，有的同學有浩瀚的天文知識，有的同學有非凡的繪畫技術，有的同學有天馬行空的創意，有的有很好的音樂天賦。你們之中任何人都有一項長處，都讓我從中學到、見識到不同的學問。」老師拍拍我的肩膀，彷彿是看透了什麼，或許是十分了解我好勝的性格，她說：「『學無前後，達者為師』，自從我上次無意中聽到你在音樂室練琴，我便被你眼中熱烈的眼神和動聽的旋律吸引住了，不要忘記這份熱情……」

回家的路上，我細細回想老師的話，最後長呼出一口氣，心裏也甜滋滋的滲着蜜：「我明白了！」